

<<漆蓝书简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漆蓝书简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647295

10位ISBN编号：7530647296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时间：百花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黑陶

页数：31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这是一册凭借亲历体验，用个人视角努力呈现真实江南的地理空间和文学空间的文字集。

“脂粉苏杭”是对江南的一种以偏概全式的粗暴文化遮蔽。

此种遮蔽，时日已久。

就我而言，江南是一个巨大、温暖的父性容器，它宽容地沉默着，让我任性地其中行走和书写。

作为一名在场者和见证者，我所努力追寻、说出并倾心热爱的，是“江南”这块土地久被遮蔽但确实存在的另一种美，江南的异美——激烈、灵异，又质朴、深情。

它那壮丽又凝重的自然山河，受伤却不改汹涌的现实生存，中断或仍在延续的民间历史，让我在满怀感动中，领受着自己需要的写作及做人的启示。

江南的核心层面，当属乡镇。

本书五十篇文章，叙写了大约五十座江南乡镇，地域范围涉及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湖北、江西五省。所写乡镇，全系亲历。

为逼近真实，同时也是因为个人的好恶，在写作对象的选择时，我自觉避开了那些世所熟知、已然丧失内里的江南旅游热点地。

散文，中国文学里这一古老而伟大的文体，使我在本书的写作中充分享受了表达的自由。

按照我的理解，散文永远包涵着除韵文之外的一切汉语文章。

由此，散文的疆域接近于无限。

书中，我贪婪地使用了传奇、新闻、诗的断片、公共语言抄录、书信、故事、日记、访谈、科学笔记、蒙太奇、年谱等等体裁（手法）。

虽然时时节制，写作的过程仍给予了我秘密的、近乎淋漓尽致的书写幸福。

是“江南”和“散文”，使我获赠了这册来自底层，犹如漆蓝色书筒的文字集。

因此，我的内心，充满了双重感激。

黑陶

<<漆蓝书筒>>

内容概要

“江南”是什么？
我们头脑中跳出的第一个词，大约不是“小桥流水”，就是“吴侬软语”、“烟花三月”，如此种种。

在生长、生活于江南的黑陶来说，“脂粉苏杭”是对江南的一种以偏概全式的粗暴文化遮蔽。
“作为一名在场者和见证者，我所努力追寻、说出并倾心热爱的。
是‘江南’这块土地久被遮蔽但确实存在的另一种美。
江南的异美——激烈、灵异。
又质朴、深情。
它那壮丽又凝重的自然山河，受伤却不改汹涌的现实生存。
中断或仍在延续的民间历史，让我在满怀感动中，领受着自己需要的写作及做人的启示。
”作者以手中的笔，以及历时数年、行程数千里的行走。
完成了本书的写作。
五十篇文章，叙写了大约五十座江南乡镇，地域范围涉及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湖北、江西五省。
他自觉地避开了那些世所熟知、已然丧失内里的江南旅游热点地，而将目光投向那广大的“被遮蔽的江南”，在展现江南的人文底蕴的同时，也令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刚性、激烈、深广、厚重的江南。

作者简介

黑陶，1968年出生于苏、浙、皖三省交界处的一座烟火陶器乡镇，父母均为中国底层百姓。1990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。

现居太湖北岸的无锡。

出版过散文集《夜晚灼烫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03）、《七个人的背叛：冲击传统散文的声音》（七人合集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4）、《泥与焰》（古吴轩出版社，2004）等。

<<漆蓝书简>>

书籍目录

【浙】石门湾：丰子恺家居生活中的旅行河姆渡镇：河姆渡新市：夜晚之黑与剧院之艳千岛湖镇、深渡镇：新安江上西屏：旧街灵溪：“壮烈的蓝色荒凉”斯宅：一千根柱子的房屋俞源：宿相客俞俊浩家石塘：大海柳城：畚族镇皤滩：南方食盐之路上的寂静废墟方岩：母子安昌：缓慢的，古老的龙游镇：夜报福：竹国泗安：公共语言十三则鄞吴：革幽术清，有人昌硕【皖】陈村：桃花潭边伏岭镇、马啸乡：徽杭古道建平：一个复杂、涩热的夜，在等待黎明查济：华美破败梅山：关键词：恐惧、寂静天堂寨镇：途与瀑章渡：白亮与暮暗齐云山镇：游齐云山记黄田：船屋及其他宏潭：山乡唐模：古徽村【鄂、赣】蕲州：三种颜色九资河：往九资河之途五祖镇：五祖寺之夜浙源：吴楚分源岭底：铜钹山三日鹅湖镇：鹅湖会【苏】戴埠：轮船码头湮没史严家桥：江南宝华镇：莲房之寺鸿声：烈士与鸿儒深溪：苏皖交界地的星空大滕：捕鱼者说阳山：浸透汗血的文化巨石马地村：落叶骤雨大浮：旋转庙会宜城：M先生的少年经历祝塘：民间藏书家李中林岷亭：一位画家的一生万石：颜色博物馆南方泉：湖滨友人淹城：春秋故事丁蜀镇：泥土与火焰交织之地后记：双重感激

<<漆蓝书筒>>

章节摘录

到达石门湾是在冷清的初冬下午。
市面奇异地冷清，宛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格的街上空荡荡的，少有行人和车辆。
在“丁”字形街口，一个老人枯坐在他临时搭架起的炒货摊后。
货摊上，并排而放的灰白大塑料口袋里，盛满着葵瓜子、西瓜子、南瓜子、散装饼干和油余花生米等。
看来已经长久没人光顾他的生意，老人似乎正打着瞌睡。

在灰旧褐红的街道上行进不久，莫名就感觉到丰子恺（1898—1975）的气息在进入我的感官。
路面挖开、烂泥堆垒的镇街一侧，我们经过“桐乡县石门中学”时间问路人：丰子恺的缘缘堂怎么走？
“不远，很好找的！”
指点清楚后，他热心地补充道。

从地图上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，京杭运河从东北方向流至石门时，拐了一个大弯，折而向南，故此，地处江南腹地的石门，称石门湾，也是古之所谓“吴越分疆”之地。

故乡在石门湾的丰子恺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心仪的一位作家。
江南名士；享受于世俗又超拔于世俗；“潇洒风神”与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；法名为婴行的居士……得魏晋之真气——我认为——丰子恺是明清士人“公安三袁”（明代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三兄弟，湖北公安人，分别著有《白苏斋集》、《袁中郎全集》、《珂雪斋集》）、叶绍袁（江苏吴江人，明亡后隐遁为僧，著有《叶天寥四种》、《秦斋怨》）、袁枚（清代浙江杭州人，著有《小仓山房集》、《随园诗话》、《子不语》）等在二十世纪的一个余绪，他整个的创作生涯，展示了文学朴素的初始意义：叙述自己的生活——物质的和精神的个人-生活。

在寻往缘缘堂的路上，还经过街边的一个敬老院。
门厅里两张靠两侧墙壁安放的长拉凳上，闲坐着五六位老人。
数十年的时光风霜，使此刻的这些子恺故乡人显得格外沉敛，他们都很和蔼，几位老太看起来特别洁净。
老汉都戴了冬帽，一个双手笼了袖的，看见生人仍很安静；另一位穿褐黄棉袄、戴军棉帽的则笑眯眯地问我“从哪里来”。

我给他们拍照，他们并不躲避，微微笑着，看我的镜头。
“陈生记酱油店”。
在拐向缘缘堂的一条僻街口头，这是一间幽暗旧店。
店堂里堆满了蒙尘的酒坛酱坛。
门口光亮处的曲尺柜台旁，一个顾客正拎了空瓶来零拷酱油；店主帮他拷好后，他们并没有就此分手，而是相互不紧不慢地点了一支烟，闲闲地说起话来。
我从店堂里穿过，店内空气中弥散的酱油和黄酒的陈旧味道，让我想到童年故乡的老街。
酱油店的僻街上，还有：闭门的米店；一个推自行车的孩子进了家门；一所黑瓦小屋的窗口在飘出淡青炊烟；一只黑猫，在一张空空的竹椅旁踟蹰……很快，就走上了一座很大的桥，这，就是丰子恺笔下常提到的“木场桥”。

“……我家染坊店旁的木场桥……原来是石桥。
我生长在桥边，每块石头的形状和色彩我都熟悉。
但如今已变成平平的木桥，上有木栏，好像公路上的小桥。
”（《胜利还乡记》，写于1947年）只是，现在桥又变成了崭新的水泥大桥，由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题写了桥名。

桥下，就是著名的后河，它是运河的支河。
在桥堍河边，有一座素墙黛瓦、绿树秀美的院落十分醒目，不用问，它应该就是缘缘堂了。

缘缘堂之于丰子恺，有物质和物质的双重意义。
这幢“费了六千金的建筑费”的住宅，全是丰子恺用开明书店所赠的一支红色派克自来水笔写出来的（如同郁达夫的“风雨茅庐”）。

<<漆蓝书筒>>

“缘缘堂构造用中国式，取其坚固坦白；形式用近世风，取其单纯明快”，整幢建筑“高大，轩敞，明爽，具有深沉朴素之美”。

所以，新堂落成之后，丰子恺视为至宝，“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，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，我决不同意”。

于“民国二十二年春日落成”的缘缘堂（即1933年，此时丰子恺已经出版了二十多本书，有了一笔积蓄），“至二十六年残冬被毁”，丰子恺全家“在缘缘堂的怀抱里的日子约有五年”。

缘缘堂并不奢华，它的大体格局是：“正南向的三间，中央铺大方砖，正中悬挂马一浮先生写的堂额……西室是我的书斋……东室为食堂……堂前大天井中种着芭蕉、樱桃和蔷薇……后堂三间小屋，窗子临着院落，院内有葡萄棚、秋千架……楼上设走廊，廊内六扇门，通入六个独立的房间，便是我们的寢室。

秋千院落的后面，是平屋、阁楼、厨房和工人的房间——所谓缘缘堂者，如此而已矣”。

缘缘堂见证着世事沧桑。

1937年11月6日，丰子恺家乡石门湾遭日寇飞机轰炸，全镇顿成死市。

缘缘堂后门外不远处也落下炸弹数枚。

丰子恺全家于当天“傍晚的细雨中匆匆辞别缘缘堂”，避难到距石门湾三四里外的村子南沈浜——丰之妹妹家在此村。

没想到11月21日他们就永别缘缘堂，浮家泛宅，逃离火线，“经杭州、桐庐、兰溪、衢州、常山、上饶、南昌、新喻、萍乡、湘潭、长沙、汉口，以至桂林”，开始了八年离乱的逃难生活。

在6日到21日之间，丰子恺曾回缘缘堂取过一次书，永诀缘缘堂的情形在他的笔下记叙得相当动人：“黑夜，像做贼一样，架梯子爬进墙去……室中一切如旧，环境同死一样静……检好书已是夜深，我们三人出门巡行石门湾全市，好似有意向它告别。

全市黑暗，寂静，不见人影，但闻处处有狗作不平之鸣……忽然一家店楼上发出一阵肺病者的咳嗽声，全市为之反响，凄惨逼人。

我悄然而悲，肃然而恐，返家就寝。

破晓起身，步行返乡。

出门时我回首一望，看见百多块窗玻璃在黎明中发出幽光。

这是我与缘缘堂最后的一面。

”（以上引文均见《辞缘缘堂》，写于1939年）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丰子恺一家才于1946年返回江南，暂住上海朋友家中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